

喜阅 与你分享
独具特色的女性阅读品牌

恨不相逢陌上花

上册

孤钵 / 著

一个女博士的穿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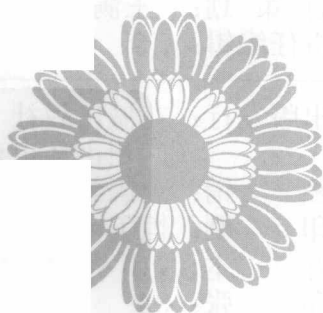
看她用生化武器一步步揭开宫闱旧事
所谓阴谋，所谓伤害
不过是源于你我心中的那份挚爱
帝王宗亲三角情仇，宫廷情爱纠结
问心结谁人解

广东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恨不相逢 陌上花

上册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恨不相逢陌上花/孤钵著.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09. 6

ISBN: 978-7-5360-5710-4

I. 恨… II. 孤…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083662号

总 策 划: 王满龙 曾思求
责任编辑: 李 谓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恒美印务 (广州) 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毫米 16开
印 张: 33
字 数: 430, 000字
版 次: 2009年6月第1版 2009年6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4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恨不相逢

陌上花

· 目 录

第一章	一面古镜	5
第二章	前尘如烟	16
第三章	叔嫂之间	28
第四章	性命做赌	47
第五章	沐浴解毒	62
第六章	降为花奴	75
第七章	香囊情缘	87
第八章	流求质子	97
第九章	满室春色	109
第十章	大理公主	122
第十一章	黑衣劫狱	139
第十二章	嫁祸元凶	151
第十三章	画中佳人	174
第十四章	共游西湖	192
第十五章	再现黑衣	205
第十六章	所谓深情	219
第十七章	天香刑罚	232
第十八章	幕后老板	246

第一章 一面古镜

读博士的第二个年头，一篇论文都还没有发表。

当我看到我导师那张铁青的面孔，我就知道他该开始训我了。

导师对我说，昨天晚上我们系一个读了五年博士还没有毕业的师兄在寝室不知用啥上吊自杀了。据说是吊死在电扇上，由此看来学校的电扇质量还是可以的。然后导师才七拐八拐告诉我这个学期该开展什么课题，诸如该把之前做的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数据整理出来，另外和哪个某某师兄学习一下神经细胞的培养，否则就不让我进p3实验室接触艾滋病病毒、SARS冠状病毒之类云云等等，说我做了也是白做。

导师最后甚至绕着弯子告诉我，我要是再不努力，毕不了业，小心就和昨天那师兄一样的下场。

天哪，这是什么导师？他也不怕我真的去自杀？

当然，我才不会去。我轻松地笑了笑，因为我答应过星，一定要好好地生活，快乐地活着生活。

我被导师训了整整一个小时，出来的时候，肚子都有点饿了。

在实验室晃悠了一圈，我决定出门去吃我最爱吃的重庆酸辣粉，就在我下楼的时候，正碰上看到门外有许多人正很多人吃力地搬着一个大箱子往里面走。

“小心，小心点！”旁边有个人在认真的指挥着。

这人我认得，是院长底下的一个博士。

“你们这运的是什么？”我见看到那箱子特别大，又不像是什么大型仪器，一时有些好奇。

那学长颇有几分得意地对我说道：“这是我们导师弄来的文物，这东西神秘得很呢！”

“有什么神秘的！”我不以为然。我知道他们实验室总是和历史学院一直有来往，搞一些科技考古之类的什么的，不就是文物么，又不是没去过博物馆。

那学长有些急了：“你知道什么！这不是面普通的是面古镜，据说能把死人照活，把活人照死。是刚刚从巴陵那边的一个古墓挖出来的！”

“哈哈，死人照活，活人照死？那你们研究这个不怕都翘辫子了啊？”我哈哈



大笑，这帮人搞科研搞成神经迷信了。

学长见我不信，更加急了：“真的！我骗你干什么！这是国家一级文物！连我们导师都重视得不得了！当然……”他口沫飞溅地解释道，“不是所有人都会被照死，至于是会在什么情况下会发生，我们也不清楚，所以，我们把镜子运弄过来，想取点样，分析一下。”

他看我不说话只望着他，也不知道我信不信，于是睁大眼睛看我，见我不表态，只在旁边笑，知道我不怎么信，又就说道：“我带你去看一下，我跟你说，我只看过了这镜子一眼，虽然镜面全部都是铜锈，但是你仔细看，好像能透过铜锈，看到自己的影像啊。”

他的瞳孔里放射出异样的光彩。

是不是这么诡异啊？

也不知是被他说动了，还是想去拆穿他，鬼使神差地我就跟着他随着那大箱子往他们实验室走去。

那学长还不忘在一旁不断的一边叮嘱我：“千万不能碰那面镜子，即使带着手套也不行啊！”

那些搬运工把箱子搬进了一个封闭的实验室，里面有摆放着许多机械手臂，想来是用于取样搬运等笨重繁重操作的。

当箱子被打开的那一霎那时候，我的心猛的被触动了一下，眼前是个面一人高的长柄落地镜，隐约看到镜面是圆形的，但是都蒙着厚厚的绿色斑驳的铜锈，只能依稀看出镜子的轮廓，其他什么也看不见。

“没看见我自己啊？”我看了两眼之后随口说着。

学长一听，赶紧说道：“不是吧，我都看得到，你怎么看不见？”他正要再对我解释，手机响了，一看那神情，就知道是他导师的电话，那学长出去之后，只剩下我一个人对着那面镜子。

这世界上真的有那么多不能用科学解释的东西？难道它真的能把死人照活，活人照死？那我的星呢？

那面镜子能把我的星给照回来吗？

我的眼角有种液体滑出。

星已经离开我四年了，可是我还是忍不住想他，为他流泪。

睡梦中，听到啜泣的哭声……

醒来的那一刻，全身上下的骨头都好像散掉了，当我努力睁开眼的那一刹那，

却呆住了。

耀眼的金色刺痛了我的眼睛。金色低垂的床幔，金色的被褥，就连床幔的流苏也是金黄色的。

紫檀木的大床，里侧挂满了各式各样的荷包，散发着清香。床前的紫金鼎中吐出氤氲白气，香气缭绕。房间里的桌椅台架，无一不是做工精致，那些摆件无一不是珠光宝气。

是，我看得出那价值，书架上摆着的那一尊玉观音，一看就是上等的和田玉。我去年去新疆发掘古生菌的时候，就知道了玉的分辨方法。这种成色，是造假不来的。

守在我身旁的，还有一个啜泣的女子，正跪在床下，呜呜地哭着。

我明白过来，那面镜子没有把我的星带回来，但是却把我给照“回去”了……

尽管匪夷所思，但我还是不得不相信，我穿越了，而且看样子我这身份，应该还蛮尊贵的。

再看那女子，头上两侧盘着两个发髻，低眉顺耳，两只手不停地擦着眼泪，只见其上身着一件白色的短襦，下身是一袭红色的长裙，那裙摆隐隐散发出清香。可惜我历史学得不好，看到这身装束也不知道是到了哪个朝代，只觉得有点像《大明宫词》里的宫装。

宫装？

我心中一凛，我不会在皇宫里吧？再次仔细打量，越发觉得像，哪户寻常人家能用金色，明黄的床上用品呢？

再四处张望，视线定格在某一处，我的心忍不住剧烈地跳动。

我看到了一面镜子。

那镜子也是长长的柄，圆圆的镜面。只是那镜面光滑得很，镜缘是花瓣型，凭我1.5的视力，能看到镜子上下左右各嵌了四个字：千秋万岁。

这面镜子就是我在生物学院看到的那一面吧，看样子，我真是被这玩意给带回来了。只是，我现在是借尸还魂？还是连肉身一起过来的？

我动了动身子，似乎有些酸痛。

只是我这一挪动，惊动了旁边跪着的女子。她抬起泪眼望了望我，与我对视，她的眼里露出惊喜，我则是不知所措。

她猛地扑倒在我的身侧，哭泣声更大了：“皇后娘娘，您总算醒来了。”

天啊！皇后？

这穿越得也太离谱了！我居然穿越成身份最尊贵的女人。只是，皇后？那我不是已经嫁人了吗？一想到我没能和星在一起，我的心就隐隐作痛。



“娘娘，您怎么了？”瓶儿看到我失魂落魄的样子，有些担忧。我给她一个淡淡的微笑，之前的我已经死了，不是吗？

这是我的第二次生命，借尸还魂的新生命了。

我无奈地暂时放下这心事，抬起手，指了指那面镜子，发现手居然没什么力气，更别说强撑着身子坐起来。

床下的女子应该是我的贴身宫女，一副机灵乖巧的模样，见到我的手势，当即会意，奔到镜子旁的妆台前，拿了另一柄小巧的菱花镜，朝我走来。她把镜子递给我，我忐忑地照了照铜镜。

当看到镜中的我，不由心又是一凉。

披散着头发，和我长得八九相似，脸色惨白得要命。我忍不住看了看岿然立在一旁的那面“妖镜”，这天底下竟然真的有这么诡异的事情，用科学解释不来的事情。

我再次盯着镜中的我，再细地观察，咦，脖子上怎么有一条粗粗的红痕？我忍不住伸手去碰了碰自己的颈部，哟，有点痛。

身旁的宫女赶紧拽住我的手，滴下泪来：“皇后娘娘，以后千万别和自己过不去了。怎么也别作践自己的身子啊。”

我怎么作践自己了？我想问，但不敢开口，莫非我需要假装失忆？算了，还是先摸清情况，再做计较吧。

我不吭声，只用两只眼睛直直地望着那宫女，宫女被我看得心里发毛，垂下眉去，从我手中把菱花镜给夺了回去，一边劝道：“娘娘，您放心，这条勒痕，过一段时间自然会消失，只是……只是以后您再别动寻死的心思才是。”那宫女说着又啜泣起来，“娘娘，太医之前都说您回天无术，可是瓶儿偏不信，瓶儿这两天一直为您祈祷，您看，老天爷不是把娘娘又给好端端地送回来了吗？”

原来这位皇后娘娘是悬梁自尽了。听瓶儿的意思，皇后应该已经死了，过了两天又活转过来。只是，皇后为什么自杀？为情？

我冲着这名叫做瓶儿的宫女一笑，看她为我落泪，想必是真的关心吧。

我的笑对瓶儿似是极大的鼓舞，她终于止住了哭，用窄袖擦了擦眼泪，换上勉强的笑容，一边端起桌上的白瓷茶碗朝我走来，一边说道：“娘娘，您先润润喉，别喝多了。”

我撑着身子想要坐起来，可是身体似乎太虚弱，又重新躺了下去。瓶儿一着慌，正要把茶碗放好，扶我坐起，却听门外传来一声：“皇上驾到！”

顿时，瓶儿脸色刷地变白，一个不稳，茶碗打翻在地，她扑通跪下，全身都匍匐下去，身子有些瑟瑟发抖。

糟了，这个皇后娘娘的关系和皇上似乎并不怎么好。要不瓶儿怎么会吓成这样？

我闭上眼睛，重新躺下，既然摸不清状况，还是装睡比较好。

外面一闪，脚步声慢慢走近……

地下的瓶儿哆嗦着颂道：“皇上万岁……万……万……岁。”她的声音颤音极重，我只听到一声不屑的鼻音。

“什么样的主子就有什么样的奴才，滚出去。”这声音阴冷低沉，虽然富有磁性，是个适宜诗朗诵的好苗子，可是声音森然，让人忍不住浑身一颤。

瓶儿听到了这句话，却如释大负，慌忙谢恩，在地板上重重地叩了一个头，退了出去。

这时候屋子里只剩下我和他两个人，气氛有些僵硬。虽然我有些好奇皇帝是长得什么模样，但是听他这不善语气，就知道他和皇后的关系极度恶劣，我还是不要自讨没趣罢。

“怎么，还在装死吗？”那冷冷的声音里满是讥讽和不屑，以及羞辱我带给他的一丝快感。

我还是没有睁开眼。

“可能是上天有眼吧，居然让你又活过来了。”那阴冷的声音顿了顿，居然发出一声尖厉可怕的笑声，“哈哈。可能阎王爷看到你这歹毒的妇人，都不敢接收吧。”

听到他头两句话，我还以为自己的耳朵出了问题，可是听到他后面那一番刻薄的说话，我立即明白了形势，这个皇帝只怕恨皇后入骨，就怕我落在他手上，人是死不了，但看样子，这狗皇帝会让我生不如死。

皇帝朝我走了过来，停在我的床边，我听到自己的心在剧烈地跳动着，不知道他到底要干什么。

谁知那皇帝又是一声冷笑：“你放心，既然老天爷都不让你死，朕又怎么会逆天而行呢？朕会让你好好得活着。放心！你们戴家当初是怎么对朕和朕母后的，朕都会让你一一体会，你们父女俩欠朕的，朕都会从你身上一一拿回来！”

我的嘴唇抽动了一下，果然，他不会杀我。只是，他说的“欠债还钱”该是怎样的还法？

兴许是我的无视，让皇帝很没有成就感。

他接着刺激我：“怎么？不来求朕吗？你是不是以为你上吊，朕会来拦着你？哈哈，朕要是知道自然会拦着你，怎么能让你死得那么利索干净？朕要留着慢慢折磨你！要知道你到底是皇后，朕要顾及颜面，不能把你像你父亲一样凌迟。”他顿了顿，一股强烈的杀意弥漫在空气里，“你们父女俩，朕就是剜个三千刀，也难





以解恨！”

“三千刀？凌迟？”我听到这种酷刑的时候，终于忍不住惊呼出声。我知道这种刑罚，把人用渔网裹住，然后用小刀一刀一刀得割，三千刀，一刀不少，直割到最后皮肤血肉全没有，露出白铮铮的骨头，人却没有断气。

太残忍了！实在难以想像他居然使用这种酷刑。

我睁眼看着床前的他，不可否认，眼前这个男人，生得仙风道骨，是个绝美的俊男。那一张隼美的脸庞上，眼睛鼻子都长得恰到好处，高挺的鼻梁，薄薄的嘴唇，特别是那一对如星幕般的眸子，深邃幽然，只是，这双眸子里此刻只有仇恨的火花。

人长得再俊俏，心如蛇蝎，也是枉然。我没有再用欣赏帅哥的眼神去打量他，说实话，我已经很久没有盯梢帅哥，因为我心中最帅的星已经远去了。

一想到星，想到现在穿越了居然有这委屈，我忍不住眼眶有些模糊了。

“怎么？不装死了？怕了？”男人再次嘲讽，嘴角向上微微一翘，看到我泪眼中露出惊恐的眼神，终于略微有了些成就感，“你放心吧，朕再不会仰人鼻息，更不会对你虚情假意！朕一想到从前，就恶心得想吐！”

“用得着这样歹毒吗？好歹……好歹……”我本来想说“好歹也是夫妻一场”，可是转念一想，我哪里和你是夫妻一场？谁要和这种人夫妻一场。

“好歹什么？好歹我们夫妻一场吗？”皇帝冷笑道，“你弄死我皇儿的时候，可有想过我和你是夫妻？你把树儿打死的时候，可有想过我们是夫妻？朕求过你，可是你又是怎么回朕的？这一年，朕对你虚与委蛇，忍气吞声，等到的就是今日！可是，朕皇儿的命却也搭上了！”皇帝说到这里的时候，声音有些哽咽。

我听了又是剧烈的一震。是真的吗？原来这个皇后才是真的歹毒？所以换来皇帝如今同等的报复？

“是真的吗？”我再次出声询问，俨然忘记了我就是那个皇后。

皇帝眼里光亮一闪，皮笑肉不笑道：“当然是真的。你以为朕对你是真心真意？哈哈，朕告诉你，朕从来都没对你动过一点感情，朕自认识你开始就在做戏，所谓的钦慕，不过是给你老爹看的！非要迎娶你当皇后？哼，不娶你，你们又怎么会掉以轻心？朕对着你们父女俩做了十几年的戏！你老爹自以为我已经被他牢牢掌握，却不知我正准备彻底地颠覆他！可笑，临死还以为我是他的好女婿吧。”皇帝说得有些兴奋，看得出来，他平日里绝对是个内敛的人，只是今日，似乎所有的压抑都在这一刻爆发出来，他要告诉他的仇人，他从来没有受制于人过！

“我明白。”看到他，这个被仇恨熏黑了眼的皇帝，我竟然为他感到悲哀。

“不！你不明白！”他却咆哮起来。看着他那可怖的眼神，我瞪着圆圆的眼



睛，想要说什么安慰的话，却发现我原来就是他的仇敌，我只好一语不发。

他盯着我的眼睛，眼里渐渐流露出一股怨恨、厌恶、恶心的眼神，他忽然想到了什么，嘴角露出一丝笑意，他怨毒地说道：“朕告诉你一个秘密，你听了这个秘密一定会激动得受不了。”

我不明白地望着他，他却突然凑上前，一股男人特有的气息迎面扑来，让我一阵窒息。

“朕从来没有和你同房，和你欲仙欲死的，另有其人！”

“什么？”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是人干的吗？仇视皇后，他可以选择不同房，但有必要找个替身？

为了掩人耳目，不让别人怀疑两人的感情，他居然选择这种方式！

我愤怒地望着他，这男人是不是被仇恨给逼疯了？

我这个表情显然是他所想要的，他得意地哈哈大笑，笑了很长一段时间，转而又恢复那种怨毒，凑到我跟前说道：“朕说过，朕对你一点感情都没有！你压根就和朕一点关系也没有！这个秘密是不是让你很激动？”

看到他这副表情，我忍无可忍，“啪”地一巴掌打在了他的脸上。

出于愤怒的那一巴掌刚刚出手，我就后悔了。

这可是在古代，皇帝是至尊，谁敢给他巴掌？！我讪讪地望着他，强撑着起来，想要说些什么话，但话到嘴边，却又不敢胡说了。

皇帝被我打了一巴掌，刚开始两只眼珠子差点要暴凸出来，兴许在他的心里，也实在想不出我会用这种方式来表达我的惊恐和愤怒。但是，这种惊诧转瞬即逝，取而代之的是充满快感的笑声：“有趣至极，有趣之极！天下人还以为咱们的戴大小姐是知书达理，温文尔雅，却不知她平日里装出这样一副淑女模样有多辛苦呢。”他说着，忽然伸出他的魔爪，一把捏住我的下颌，手指用力，掐得我脖子一阵生疼。

我恨恨地望着他，他仇恨的是皇后，我平白无故地替她来承受，能不恨吗？

皇帝的眼里全是得意的神色：“哈哈，朕就喜欢看你现在这怨毒的样子，朕把戴家满门都抄了，就剩下你一个，让你一个人孤零零地在这世上，尝尝周围都是仇敌的痛苦。哈哈，来怨恨朕吧，朕看你还能做什么孽！”

他说完，把手一丢，我重重地落在了床上。

皇帝走了。

我一直在想他会怎么蹂躏我。灌辣椒水，老虎凳？不对，那是解放前对地下党的手法；那是宫刑？不对，女的有宫刑么？想不出来。





第二天，我和瓶儿被赶出了这富丽堂皇的宫殿，走的时候我才看了一眼，这座皇后的寝宫名叫坤宁宫。

宫里上下的太监宫女，知道我已经失势，言语中不免带了几分轻蔑。连瓶儿要求拿几件体己的东西都被否决了。

瓶儿哭哭啼啼地搀扶着我，跟着小黄门向前走。我的心情却不差，顺便可以逛逛皇宫。这里的宫殿和北京故宫的建筑很不一样。此处都是一种灰色基调。花岗石做的墙基，也是砖木结构，但无论是立柱还是门阔都是石料。颜色是白灰的。瓦当是灰黑色的，不同于北京故宫的红瓦翠当，这里的宫殿显得小家碧玉，但别有一番风情。

一阵花香飘过，小黄门领着我 and 瓶儿途经御花园。御花园里的鲜花开得正是灿烂，各式各样的花卉，一下子就把我的心情带到了高处。好歹也是学生物的，这里的好些花，我居然一时叫不出名字，能不让我兴奋吗？

可是，小黄门还没等我细细看来，就扯着我和瓶儿离开了园子。

我们的落脚处，是一个独门独户的小跨院。相比于坤宁宫，这间小跨院简直就是茅屋。房间里空荡荡的，除了床榻和桌椅，什么都没有。院子里长满了稗草，一看就是许久没人住过。

“冷宫？”我脱口而出道。

谁知瓶儿一听到我的说话，眼泪珠子更加断了线地流下来。

旁边的小黄门笑道：“娘娘，这里可不就是冷宫么？娘娘来宫里这么久，想必也不知这处地方吧。呀，奴才听说这里老死过一位皇后，两个皇妃自杀过呢！”他说着，做出一副刚才不小心说漏嘴的动作，慌忙掩住口，然后又得意地笑道，“以后就请两位在这里歇着了。主子可别踏出这门口啊，免得奴才们难做。”

瓶儿听到小黄门刚才的“恐吓”，眼里不免露出惊恐的神色，哭成了一个泪人儿。

我拍了拍瓶儿的肩头，以示安慰。

我，被禁足在这个所谓的冷宫里了。在他们看来，我堂堂一个皇后，突然从天上掉落到地下，住在这样一个陋屋里，没有了往昔的叱咤风云，没有了往昔的奢华，甚至连好吃好喝和出门的自由也没有了，肯定是恨不能去寻死。

可是，我不是呀。

我不由笑了，想到皇帝认为把我禁锢在冷宫里，让我孤老终死，就觉得是对我莫大的惩罚，我就觉得好笑。

这一处冷宫，比不得皇宫里其他的建筑，但好歹也比我大学时候的学生宿舍强多了，就我和瓶儿两人住这大一个院子，有独立的厕所，有厅堂，有卧室，外面还有个院子可以种点花花草草，每天有人送饭送菜，虽然都是素菜，那我就权当减肥嘛。



更何况，我一生的梦想，就是能够和我的星有个自己的家，有个自己的院子，每天守在一起看天上的星星。

想到星，我的眼泪扑簌簌落下来。

瓶儿看到我落泪，不免走过来拉着我的衣角，跪倒在地上：“娘娘，您一哭，瓶儿的心都碎了。娘娘，往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呀。”

我摸了摸瓶儿的秀发，笑了：“傻瓶儿，我是高兴啊。住在这里，是我一生的梦想。”

瓶儿怔怔地望着我，哭得更厉害了。她肯定以为我因为过度悲伤连说话都语无伦次了。

我没有去说明什么，当我把房里房外都看了一遍，便捋起袖子，准备把院子里的野草给拔掉。

瓶儿一看我这架势，慌忙过来抱住我：“娘娘，您这是作甚，您别吓唬瓶儿了。”

我笑道：“傻丫头，既然要在这住一辈子，当然得把环境搞好些，你坐会儿，我来吧。”皇后娘娘的手比起我那双粗糙掌子要细嫩得多，只拔了两下，就觉得手掌有些麻胀。

瓶儿赶紧捋起袖子，挡在我面前：“娘娘，您这不是打瓶儿的脸吗，这种事情您做了，还要瓶儿做什么？！”她说竟有些急了。

“不是，有些草得留着的。我怕你不知道。”

瓶儿不懂地看着我，我笑了笑，指着墙角犹如旋转楼梯一样伏在墙面的小草说道：“喏，那是螺旋草，可以止血，治疮的。”又走到另一边，摘起一种宽叶，带着零星小白花的野草说道，“这个叫香花。”我把香花送到瓶儿的鼻前，“你闻闻，香不香？这个治蚊虫叮咬最有效了。你晚上搬一盆这个放在房间里，可以安睡。照我看，这屋子里有些阴湿，又这么久没有人住，肯定有不少蚊虫。”

我的说话估计让瓶儿大跌眼镜，她小心翼翼地看着我，小心翼翼地说道：“娘娘，您……奴婢怎么觉得您像是换了个人？您曾经跟瓶儿说，最讨厌这种野花，您睡觉的时候只能闻着檀香油入睡啊！”

我一愣，想到外面的小黄门八成还在偷听什么，所以拉着瓶儿解释道：“瓶儿，不是我换了个人，而是你和我都换了。我不是皇后，你也不是皇后的瓶儿，而是我的瓶儿，你明白吗？”

瓶儿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月夜，忙碌了一天的瓶儿和我，坐在台阶上静静地看着天空。黑幕下繁星点





点，亮晶晶的布满天空。想必明天又是晴朗的一天。

瓶儿托着腮，望着被铁链子锁住的冷宫院门，带着些许失望说道：“娘娘，我们以后真的要在这里度过吗？”

看着浩瀚的夜，我的心情好了许多。我冲着瓶儿微微一笑，认真道：“瓶儿，你没有必要陪我来这里。被囚禁的是我，不是你。”我被赶出坤宁宫的时候，满屋子的奴才婢女，只有瓶儿是铁了心要跟我来冷宫。她甚至还哭着求着不让太监赶她走。

我想，她对皇后应该是真正的忠心，可我不是皇后，不需要她用她的大好青春来换陪伴。

谁知瓶儿一听我这说话，脸色顿时煞白，她的泪比林黛玉还多，这会儿又在眼眶里打转了：“娘娘，您这是要赶瓶儿走吗？瓶儿死也不走。瓶儿只有您这一个主子，呜呜呜……”她说说着悲切地哭起来。

我无奈地搂住她的肩膀，安慰道：“好好，我不说了，我也不赶你走。你要留下，咱们就不再是主仆，而是姐妹。知道吗？”

瓶儿诧异地看着我，梨花带雨的脸颇有几分让人心动：“娘娘，您，从来没有这样和瓶儿说话，瓶儿觉得……觉得就像一场梦。”

“傻孩子，这屋子里就只有你和我，以后叫我姐姐吧。”我笑着捏了捏瓶儿的粉脸，她的脸上有一层粉。是了，古代人化妆用的粉，居然是铅粉，天哪，不知道这东西有致癌作用吗？虽然一开始很白，可是久了皮肤就会变得暗黄，我打死也不敢搽。

瓶儿有些受宠若惊，想要说些什么，我朝她摆了摆手，做了个噤声的动作。我仰头望着天，身子不由自主就往后面靠了下去，双手枕在脑后，躺着看天空。

瓶儿猛地站起，或许我这优雅的动作让她吓了一跳，她慌忙说道：“娘娘，您没事吧？您这样躺着……会着凉的，我去拿条褥子来。”

我伸手拽住瓶儿，一边道：“瓶儿，你也躺下，这样看天空，真的很美哟。还有，叫我姐姐，你忘了吗？”

瓶儿将信将疑地学我一样躺下，动作有些扭捏。她看着天空，又转头看了看我，怯怯地问道：“娘娘……哦，不，姐姐，姐姐还没进宫的时候，经常这样看天空吗？姐姐做皇后的时候，从来没有……”她说说着，忽然住嘴了，许是怕“皇后”两个字触及我的敏感吧。

这样说起来，瓶儿并不是皇后出嫁时带过来的丫头。瓶儿居然对皇后这么忠心，皇后真的是那么残忍善妒的女人吗？

我笑了笑，这与我又有何干？我收拾了心情，重新沉浸在与星的那个梦境里。

“姐姐，你在想什么？”



“我在想，有一天和我的心上人，能够这样平躺着看星星。”

“啊？姐姐，难道您的心上人不是陛下？”瓶儿话一出口，就赶紧捂住嘴巴，她四处张望了一下，幸好这里是冷宫，又是深夜，只有我和她两个人。

是啊，我的心上人当然不是那个暴君。

星。

我努力让脑海里星那个最阳光最灿烂的笑容浮现出来，那张近乎完美的脸庞，那个可以让所有女孩子都为之疯狂的笑脸，那张只属于我的笑脸。

在我认识星的时候，他就已经是白血病末期了。我去医院采样的时候认识的星，真难想象，他那时候的笑脸比太阳还要灿烂。

在和星短暂的日子里，他每一天都很快乐，或者说，是让我感觉他很快乐。他会为我弹吉他唱那温柔的歌儿，会帮我整理零乱的头发，会搂着我的肩头坐在医院草坪的树下畅想我们的未来。他说，我们会有一个院子，种满我喜欢的花草，养几只小白兔和懒猫，他坐在屋顶上弹吉他，唱他为我做的曲。晚上一起躺着看星星……

有时候，我不得不怀疑老天爷是不是见不得人好，非要把星这样一个完美的男孩给雪藏起来。星走的时候，我没敢去送他。就让自己永远怀着那个梦吧，他其实并没有走，他正在远方建属于我们的小院。

没想到，院子真的有了，虽然看星星的只有我一个人。

……

已经过去四年了，尽管我每天每夜都能记起他的笑容，可是时光的流水，却还是能把我心中最深的烙印渐渐地冲刷掉，星的面庞也越来越模糊。于是我每天晚上看星星，只能安慰自己，见到星星，就见到了星，即便我真的想不起星的容颜，但只要我没死，我就看得到星空，那就是星对我的笑脸。

最后一次见星的时候，他对我说：“你要乖乖的，好好活着，每天吃好喝好，要是我发现你不爱惜自己，我就找人打你屁屁！”

我当然会好好活着，我在心里笑，院子、星星，我，不正是梦的全部吗？只要院子在，我在，星星每天都出来，我们就这样过一辈子好啦。

“姐姐，您想到什么了吗？”旁边的瓶儿伸手碰了碰我的脸，把我从思绪中拉了回来，我这才发现，眼泪不知不觉已经横了满面。





第二章 前尘如烟

冷宫的日子是快乐的，但也是无聊的。

我被彻底地关在冷宫里，那两扇大门无论何时都有厚重的铁链挂在那，白日里外面还有太监站岗。

瓶儿每日可以出去一两次，无非是倒倒马桶之类的。

有时候觉得宫里面那些主子们实在无聊，每日不用干活，又没有什么娱乐活动，怪不得就成天干些勾心斗角的勾当。

还好，我没有被牵扯到这种争斗当中。

在这样一个与世隔绝的院子里，又没有博士毕业的压力，我乐得清闲。没事就把院子里那些野草整理一下，捣鼓捣鼓。

这天早晨，我照例早早得起来，把几种草药下的土松了松。

瓶儿从屋子里走出来，还没梳洗，看到我有些腼腆和无措：“姐姐怎么这么早就起来了？”

我笑了笑：“不是我起的早，现在应该都八……日上三竿了。”我本来想说“八点”多，还好话到嘴边及时刹住车。

瓶儿一愣，更加不好意思：“啊，我怎么睡了这么久？”

“昨晚上没睡好？”我看到瓶儿两只眼睛都有一圈黑眼圈，于是关切道。

瓶儿眉头一皱，说道：“不知是不是有了人气，这屋子里居然有耗子出没。昨天晚上，我一直听见耗子声，怎么都睡不好。”她看我淡淡一笑，奇道：“姐姐屋里没有么？难不成这耗子也认主子奴才的？”

我噗哧一声笑了：“谁说我屋子里没有，前天晚上我就听到声音了。”

“啊？那姐姐能安睡？”瓶儿瞪大眼睛，简直不敢相信，“我没入宫的时候，家里也有耗子，我小时候还敢用手逮呢！不过我七岁入宫之后，就没怎么瞧见过，现在听到那声音，就好像有东西要啃我的脚趾头。”这几日瓶儿与我说话，也已放开怀了。

我心里暗笑，好歹也读了这么久的生物专业，平时做实验，小白鼠都不知开膛破肚了多少只。还怕老鼠？

